

装修的境界

□ 苏 舟(上海,白领)

“我爸爸的指标正常了，他现在正在康复中。真的谢谢你！等雨停了，就多安排些师傅，很快把你家的屋顶处理好。”电话里，听到陈师傅说这些，放下心来。

话要说回一个多月前，我开始动工装修。由于住顶楼，屋顶有几处漏水。我的装修队长毛遂自荐，说自己认识一对父子搭档，专职维修屋顶多年，经验丰富、价格合理。我一听，当即拍板决定。

没想到，原定上工的时间被陈师傅一再推迟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实在忍不住在电话中吼了起来：“你是不是在忽悠我？”电话里，只听到一个嗫嚅的中年男声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爸爸住院了，肝病复发，想去上海××医院住院，但没有门路，没有病床。”

我一听，瞬时原谅了他。脑海中浮

现的是，若干年前，在某肿瘤医院蹲点采访时候的种种场景。那时，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，看病住院难这件事。那家医院附近的老公房里，几乎住满了从全国各地来的病人，都在翘首期盼着一张病床。我曾采访过一个陪丈夫等待了一个月之久，却仍毫无收获的中年妻子。回家听采访录音，满满的都是一位妻子的焦虑和失望：“我们只是想要一张病床啊，没想到那么难。不能再等下去了，只能换其他医院试试。”当时，我留了自己的电话，告诉她，如果他们在上海需要任何帮助，都可以联系我。不过，这个电话，从未被她使用过。自己当时的无能为力，仿佛成为了一个心结。之后，每当路过那家医院，都祈祷她丈夫已经获得安顿，康复身体。

那位妻子的忧心和陈师傅的嗫嚅声在



我的脑海里交织在一起，突然想到一位久不联络的老友，两年前嫁给了某肝胆外科医生。我拿起电话，“我的一位乡下的亲戚得了重病……”哎，为了提升获得帮忙的概率，也只能撒谎了。老友听我描述完，“真可怜，赶紧让我那位帮忙，要是他那没帮到位，一定饶不了他！”老友之给力，让我动容。其丈夫迅速张罗起来，先是根据报告分析了病情，后联合内科同事会诊，迅速出了一个方案——介于目前其身体状况可能经不起长途奔波，先在老家省级医院就地保守治疗，若指标不佳，再转来上海住院治疗。

三周后，我接到了陈师傅的这一通电话，着实为其欢喜。多年前未能帮上一个陌生人的忙，在今次终得以实现。并相信，善意是世界上最本真美好的事情；也感慨，这装修真是装出了人生的境界来。

酸甜爆米花

□ 陈晓雯(英国,学生)

据说糖醋酱(sweet and sour)首先是从美国的中式快餐流行起来的，然后再传到欧洲各地。现在这种菜式已遍布全球，没有一个外国人不知道 sweet and sour 是什么东西。他们可喜欢了，酸酸甜甜的，可以炒鸡肉，也可以炒牛肉，再配上一点青椒萝卜洋葱，怎么也比他们的炸鱼薯条好吃吧。在国外的中餐厅里，这是必备的一款菜式，从他们的角度来看，没有的话，你便不算是真正的中餐。

然而，当今的 sweet and sour 已经不只是饮食文化，很多时候它也变成了文化符号，用来代替华人和我们的文化传统。

那天，我在电影院里打工，正给客人售卖爆米花。客人是一个女人，带着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。我循例问道：“请问

你的爆米花是要甜的还是咸的？”女人问孩子：“你们要甜的还是酸的？”这话一出，她愣了，小孩也愣了。没错，我是中国人，但这与爆米花有什么关系？爆米花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酸的了？大伙儿无语了几秒钟。女人着急地再问了一遍：“快说，甜的还是酸的？”这时，男孩儿吞吞吐吐，小脸蛋儿通红，小声地回答：“啊……那个……那个……我要酸的。”我朝男孩儿笑了笑，问：“你的意思是咸的，是吧？”男孩立刻纠正：“对对！咸的！”其实小男孩一早就糊涂了，也知道妈妈用错了词语，只是没有好意思说她。爆米花售出，小男孩儿吃得津津有味，我忍不住大笑一番。那女人大概没有意识到，她其实犯了一个很严重的人种歧视错误。不过这也很难怪她，



很多外国人心里所了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，多年以来都来自中餐厅和快餐。这符号要消除，还需要一段时间呢。

那次之后，类似的事情又发生过几次，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悲观。反而，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主动引导英国人消除这种“中国人=甜酸酱”的观念。于是，在每一次售卖爆米花的时候，我都会换一种方式去提问题，把句子里的“甜”字去掉。因为我认为那个“甜”字就是一个无形的按钮，一个让客人把我的东方面孔和中式快餐联系到一起的按钮。往后打工的时候，我都会这样说：“请问您是要咸的爆米花吗？”这样一来，顾客就会说，是的谢谢，又或者，请给我甜的谢谢。